

感作用。有人認為念佛見佛，有幻影而無電感，只有心中的佛，沒有西方的佛，這話是不對的，要加以淺顯的說明，莫如舉出一件事證，我們國父當年在普陀山親見觀音顯化，這事有國父的親筆紀事，現在煮雲法師在臺灣出版的「普陀山傳奇異聞錄」，會照原文影印，國父的話當然是沒有虛假的，我們要研究的，他老人家所見的境界，究竟是自心的幻影呢？還是他心的電感呢？你若說是幻影，國父原文會說：

「余腦藏中，素無神異思想，竟不知是何靈境。然當環眺乎佛頂臺時，纔仰問，大有宇宙在乎手之概，而空碧濤白，烟螺數點，覺生平所經，無此清勝者，耳聆潮音，心涵海印，身境澄然如影，亦既形化而意消，烏乎！此神明之所以內通已。」

國父的腦藏中，既無神異思想，此幻影何自而成？這事不能與前述夢見大瘡人，夢見鑰匙兩事，相提並論。一則是曾有所見，潛入下意識，這是本無所見，不能潛入下意識。二則是夢境，這是真事。這事既非幻影，當然屬於電感了。陳果夫分析容易接受電感的條件有五：

- 一、心性靜：心中無紛擾之狀態，則易感受。
- 二、嗜好少：嗜好常引起心意分離，無嗜好則心意長存。
- 三、身體弱：神經細，感受外來之電，較為靈敏。
- 四、意志強：意志強者，精神必健全。
- 五、常識多：常識豐富，則感受易於翻譯成知覺。

這五項條件，國父備具四項，只有身體弱一項不然，但亦非太強，然神經亦當然不粗。尤其國父所說：「身境澄然，形化意消。」適合於心性靜，嗜好少，兩項條件，這事屬於電感無疑。那末此電何人所發，必須歸之於佛祖示現。若按唯物思想的想法，佛祖是已死的人，不會有電，而照佛教的看法，則佛祖超出生死界限，真常不變，是可以發出電力的。由於這件事實證明，則佛教的看法，較為可信。若是牽強解釋，認為這電不是由佛祖發出，而是由歡迎國父的僧人，心中想念使然，我不信普通僧人，會有這樣強力的電，能使素無神異思想的國父，改變視聽。而且所見境界，與世俗所傳潮音洞梵音洞現身，迥乎不同，不是凡人所能想像，如何可以發電，如果認為佛祖的示現，則佛祖超出生死界限，真常不變，可以發生電力，凡夫不超出生死界限，不真不常，雖變而非無有，亦可發生電力。因為佛祖由凡夫修成，若凡夫死後一無所有，也就沒有佛祖的真常不變，而國父所見一般奇蹟，無法解釋。如果以上的推測是對的，則陳氏所持電感論自然成立，所持無鬼論則不能成立，而此事又可為念佛往生之理，作一印證了。有人問：「你既說普通僧人的心力，不會發生這樣強力的電，又說凡夫亦可發生電力，不是自相矛盾嗎？」我說：這凡夫二字，是該括六道輪迴而言，六道衆生的通力，有其不同的限度，人類天然本具的微小通力，不够報通，只是情形接近，可證明通可修得，說已詳前。就中以接近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為多，而接近神足最少。如陳氏前舉十事，

後舉五夢，都不涉及神足，而國父所見，恰是神足境界。在見者方面，雖近天眼，在示者方面，確屬神足，不是普通僧人的心力所能作到的。

關於神通的漫談愈說愈多，姑且到此擱筆。我們對於佛教的認識，本可分為兩面，一為學理方面，一為神通方面，專講學理而忽視神通，每致流為世法；專講神通而忽視學理，每致近於迷信。學理尚可以下度思量，神通是親證境界，不容揣測，若真正懂了學理；自然懂了神通，而近來有一部份人，以神通代替學理；又有一部份人，專重學理，認為神通都是臆言；更有一部份人，因為不信神通，連學理也不信了。我於學理及神通一無所懂，但願意對此問題有所商榷。現在先就神通方面，拉拉雜雜，寫了這篇長稿，連同引述他人的話，雖然多至數萬字，依然辭不達意。扼要言之，希望我們信佛的人，保持正知正見，不專求神通，也不否認神通，諸漏既盡，神通自具。至於不信佛的人，當然深信科學了。應該仿效先進國家的真科學態度，以達到不可思議的事為幸，而深刻研究，以求真理；不應該仿效共產黨的偽科學態度，以遇到不可思議的事為不幸而武斷抹煞，以就已說；這是我寫此文的區區微意，並望高明教正。

百喻

五欲鹹水

宗善選撰
清水畫圖

以前有一個笨伯，一日行路，途中口渴異常，看見路傍有一個木桶，桶內滿盛着清淨的流水，喜不自勝。就用雙手捧飲，等到飲够的時候，便舉手對木桶說：「我已經飲够，水不必再來了」。雖然他這樣說，但是水流如故。他便發了脾氣，對着木桶大聲地說：「叫你不要來了，你怎麼還是不斷的流出呢？」

旁邊有人見了覺得好笑，對他說道：「你這人真愚笨，你自己不去，卻叫水莫來！」於是強挽着他去往別處。

世間的人也是這樣，為生死渴愛，飲五欲鹹水，既已為五欲所疲厭，猶如彼愚人飲足了水，却這樣地說：「你這些色聲香味觸不要再來，使我見它！」雖然這樣說。事實上五欲仍相續不斷。它不聽話你發脾氣也是徒然！等到遇着了有智慧的人，對你說道：「你想出離生，需攝住你的六情，閉起心意，妄想不生，才能解脫」。若要等不見欲才不生，與這飲水的笨伯，又有什麼兩樣呢？

